

当代青少年必读的散文集

飘落的岁月

PIAOLUODESUIYUE

宋传恩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当我们用种种不同的方式打发每天的时光时，
岁月却像落叶从我们身旁随风飘去，
无声无息，
似乎没有一丝痕迹。



飘落的岁月

宋传恩 著

吉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飘落的岁月/宋传恩著. —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12.2

ISBN 978-7-206-08396-9

I .①飘… II .①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25480 号

飘落的岁月

著 者:宋传恩 封面设计:宋玉秀

责任编辑:陆 雨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长春市人民大街 7548 号 邮政编码:130022)

印 刷:北京市凯鑫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75 字 数:320 千字

标准书号:ISBN 978-7-206-08396-9

版 次:2012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5 000 册 定 价:3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序

田秉锷

宋传恩先生的《飘落的岁月》一书,将因其忠实记录渐次消亡的民间生活形态而具有民俗史、社会史乃至人类学的价值。

化用一句时代的谐语:“他不是一个人在写作。”

因为与传恩先生同其经历、同其隐忧、同其渴求的人还很多。他作了田野调查,又有案头梳理,所以他的写作既填补了一个学术空白,又了却了一代人的心愿。

我们很幸运,生活在千年不遇的大转型时期。失去了很多,得到了很多,闭上眼睛想一想,最让人难以释怀的似乎还是童稚的记忆。

这份记忆如果仅仅是我们个人的,模糊了,淡忘了,化成青烟飘逝了,就一任它飘逝好了。问题在于,这份记忆并不是我们个人的,甚至也不是我们这一代人的。随着生产方式、生存方式的改变,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生活戛然而止,生活于这一特殊时段的人们甚至来不及酝酿情绪,就被剥下旧行头,套上新服装,从演出“传统戏”,改而演“现代戏”了。

千年帝国,千年家园,千年的石磙、石磨、石碾子、铁铧犁、纺棉车、弹花弓、油坊、酱园、渔鼓、琴书、打腊、斗拐、迎神、送灶、媒妁、牙行、铁匠炉、木匠铺……统统从现代人的视线中消失无踪。纯粹的现代人竟然感觉不到损失,只因他们没有传统;而中年以上的人们,往往有被“腰斩”的创痛。或许,这就是辞旧迎新的代价。

生活总在波涛汹涌中日新月异。为了“记忆”不被“忘却”,为了“进化”不再“缺环”,有心人记下前人的生命轨迹。

面对汗牛充栋的历史文案,很少有人再嗅到这些“明日黄花”的芬芳馥郁。

传恩作为小说家,则多了一份历史的惦念。文学创作之余,他不避繁琐,钩沉辑佚,撰述了这部理应由方志学者担当的《飘落的岁月》。这次“客串”,收获都在意想之中。不是多写一部书的问题,多写一部书,又算什么呢!而面对这部行将问世的书稿,传恩自己一定会有换位思维的清朗及蜕变羽化的畅快。

文学的利器,是“虚构”。史册的价值,是“真实”。当传恩将自己的笔触从“虚构”回归“真实”,再从“实境”反观“幻景”,相信他对文学的认识将趋于理性,而对历史的追怀将浸透怅惘。悚然而醒,无待鸡鸣;云山飞渡,何劳舟楫呢?

“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历史情结不是单纯的“回头看”，在“回头看”的那一瞬间，你如果愿意倾听，历史会告诉你许多的隐秘与玄机。聆听历史教诲，你将受益终生。比之相信神秘的“天人感应”，还不如相信真切的“古今沟通”为好。总之，历史的虬枝上挂着智慧之果，只看你是否摘取它。

传恩先生决意去摘取历史的智慧之果。心想事成，想摘，他就摘到了。《飘落的岁月》一书，既完成了它还原历史背景、追述历史细节的使命，也完成了它探究生活技巧、思考生命创造的使命。因而，这部书才能在“述旧”的表象下点燃“创新”的激情。

这话不是说说而已。比如打油，或磨豆腐，传统作坊里可是既有物理运动，又有化学反应的。再比如碾米，或磨面，磨房碾屋里也用杠杆原理，也是有优选法的。即便再粗朴的人生技艺，都是人类因地制宜、因材取道的最佳选择。正可谓逢山开道，遇水搭桥，人不离艺，百能百巧，道不离器，器不离道，生生不息，由低向高……比之现代人会用手机而不知手机之理、会用电脑而不晓电脑之秘来，使用石磙、石磨的前人倒是活得明明白白。

如果让我比较一下今人与前人的生活差别，我则敢说：

前人的生活舒缓，今人的生活匆迫；前人生活知道珍惜，今人生活习惯浪费；前人的生活离劳动近，今人的生活离享受近；前人的生活离创造近，今人的生活离风尚近；前人的生活将人与人拉近，今人的生活让人与人疏离；前人生活在自己的手艺里，今人生活在别人的服务里……

对照这一份今昔之异，我的无名隐忧越发沉重：城市化是不是一个圈套？全球化是不是一个陷阱？中国人是不是因为急于现代化而正在毁根接枝、斫干催芽呢？

没有走回头路的意思。只是感到行色匆匆，中国人沿路丢了太多的珍宝。“破字当头，立在何方？”数十年来，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是太习惯于在“改革”的旗帜下否定自己的生存方式和生存传统了。

站在这个思维的起点上，我感谢传恩先生对中国百姓的生存历史给以文化关注。《飘落的岁月》一书于“存史”的价值之外，定当还有她“反思”及“前瞻”的价值。

2011年7月26日伏中

目录

序 / 田秉锷 / 1

民间作坊

酒坊 / 3
染坊 / 6
酱坊 / 9
油坊 / 12
豆腐坊 / 14
香油坊 / 16
粉坊 / 18

民间杂艺

窝班 / 23
大鼓 / 26
渔鼓 / 29
坠子 / 31
耍猴 / 33
杂技 / 35
落子 / 38

民间百工

剃头匠 / 43
行人 / 45
磨刀人 / 47
弹花匠 / 49

小刀手	/	51
劁猪匠	/	53
烧窑匠	/	55
媒婆	/	57
锡匠	/	59
唢呐手	/	61
银匠	/	63
铁匠	/	65
木匠	/	67
泥水匠	/	69
扎纸匠	/	71
编席匠	/	73
条编匠	/	76
焗锅匠	/	78
算命先生	/	80
大老执	/	82
风水先生	/	84

农具百事

镰刀	/	89
锄头	/	91
犁地	/	93
耙地	/	95
摇耧	/	97
石磙	/	99
扬场	/	101
扁担	/	103
筢子	/	105
铡刀	/	107
水车	/	109
土车子	/	111
宏车子	/	113
太平车	/	115
马车	/	118

生活大观

风 箱 /	123
蓑 衣 /	125
烘 篮 /	127
纺 棉 /	129
织 布 /	131
石 白 /	133
推 磨 /	135
打 夯 /	137
茅 窝 /	139
油 灯 /	141
罩子灯 /	143
马 灯 /	145
汽 灯 /	147

民间游戏

斗 鸡 /	151
斗 鹬 鹉 /	153
斗 羊 /	155
斗 拐 /	157
抽 陀 螺 /	159
打 腊 /	161
逮 蝈 蝗 /	163
捉 蜻 蜓 /	165
摸 知 了 猴 /	167
捕 蝉 /	169
踢 槌 子 /	171

民间百态

拉 帮 套 /	175
拴 娃 娃 /	177

求雨	/	179
叫魂	/	181
爬瓜	/	183
民间俚语	/	185
熬鹰	/	188
猎野兔	/	190
婚嫁	/	192
订婚	/	193
看日子	/	194
嫁妆	/	195
饿嫁	/	196
绞脸	/	197
迎娶	/	198
喜宴	/	200
回门	/	201
送粥米	/	202
丧葬	/	203
棺材	/	204
移床	/	206
指路	/	207
报丧	/	208
守丧	/	209
送盘缠	/	210
祭拜	/	211
发丧	/	212
安葬	/	213
圆坟	/	214

湖畔风情

罩鱼	/	217
叉鱼	/	219
葍草	/	221
撒鱼	/	224
捕鱠鱼	/	226

泼 鱼 /	228
摸 鱼 /	230
罱 鱼 /	232
鱼 鹰 /	234
须 笼 /	236
网箔捕鱼 /	238
捕猎野鸭 /	240
雁鸣声声 /	242
映日荷花 /	244
扒 藕 /	247
湖中的集市 /	249
闲言碎语话禁忌 /	251
湖面风景连家船 /	253
后 记 /	255

民间作坊

酒坊

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酒,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从古至今,多少文人墨客,对酒的痴迷达到了癫狂的程度。“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的闲适旷达;“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惜别之情;“醉来忘却巴陵道,梦中疑是洛阳城。”的醉酣朦胧之态;“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恣意豪放。清流一脉穿越千载时空,千百年来,花前月下,几杯美酒,浓聚着天地日月,无数的生命积淀,张扬着喜怒哀乐、人间百态的内心展现。

酒对任何人都有着难以想象的诱惑力,无论你身居高位,还是沦落街头;无论是才子佳人,还是庶民百姓。无论是开怀畅饮,还是浅斟细酌,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人们悲也喝,喜也喝,醉里乾坤大,壶中日月长,在浓郁的酒香中,手足蹈之者有之,痴呆涕零者有之,酒如无形的魔幻师,在瞬息万变的岁月中演绎着一幕幕人间佳话。

何人造酒,首推杜康。杜康用白水河水造酒有文字为证:“他邑酒,足滋酒;白之酒独医病。故饮之终日,而无沉湎之患;服之终身而得气血之和。邻里百里许,多沽酒于白。先泽之遗,本地独得其身,至今遗址槽沿存,此其明验也。”“酒圣”二字,独杜康享用,千百年来,未闻他人有此殊荣。究竟谁是造酒的始作俑者,姑且不论,但酒使我们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却是不容置疑。

旧时,大大小小的酒坊遍布民间,酒的名称,有的因水而起,有的源地而定,有的以名人冠之。世间对造酒的推崇叫人难以理解,但世间却有:一流佛祖,二流仙、三流皇帝、四流官、五流烧锅、六流当、七商、八客、九庄田之说。造酒被列入上九流之中,其地位之高使民间酒鬼的无赖之像得到善意的诠释。

酒坊不论大小,造酒的过程却基本相同。就是过去的手工酿酒和现代酿酒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采访酿酒的师傅,言谈举止着可以看到,酿酒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享受。踩曲,这是酿酒的第一步。将豌豆、大麦、小麦粉碎后,按比例配料,用20度的温水进行搅拌,这搅拌必须要用脚才行。踩曲是一项即辛苦又有趣的工作,拌好的曲料装入木模中,由踩曲工踩实。踩曲工有十多人,并不是每块曲都由一个人踩成,每人踩三脚,把木模翻过来,其他人接着踩。踩好的曲有专人负责修整,使曲块

平滑。制曲为什么非得人工踩，为什么要把曲踩成砖形，酒坊的师傅也解释不清，大概这是数百年来的经验积累。

酒曲成型后即放进曲房，曲房是密闭的，里面的温度高且保持恒定，冬天人进去都要光膀子。夏天，翻曲的师傅几乎是赤身裸体，依然是汗流浃背。曲的好坏完全要靠师傅的手感，料好了就要上锅蒸。

酒坊里使用的蒸笼是几平方米大的蒸笼，师傅们赤裸着上身，挥动手中的铁锨，蒸好的高粱在师傅的翻动下热气腾腾。高粱被平摊在地上，温度降至 35 度左右时，把酒曲按比例掺入其中，入窖等待发酵。一个星期后，师傅们开始酿酒。

出酒的时刻是酒坊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人们把发酵好的糟料放到蒸锅内，蒸馏锅的大量热蒸气通过导气管进入木箱，经过木箱外水的冷却，气体变成液体，这就是令人心醉的原酒。师傅们把最先出来的酒称为“大茬”，师傅在接酒时做到截头去尾，每锅截取 1 公斤高达 75 度的酒头，倒回缸内重新发酵。当流酒的酒度达 30 度时，则另行分装，待下次蒸酒时回入蒸馏锅底重新蒸馏。

最令人震撼的是酒窖中一排排的酒海，放眼看去，极为壮观。一个能装酒 4 吨，足证明它的庞大。酒海用柳藤编制，里面用糯米汁、鸡蛋清、细白灰等熬制成糊状，涂刷在麻纸上糊表 60 多层而成。这样的酒海既能滴酒不漏，还能吸附原酒的杂味。现在已很难看到这样的酒海，替代它的多是黝黑发亮的大缸。

论及酒的质量，许多师傅坦言，酒的质量多与水质有关。我们本地的酒曾名噪一时，翻阅几代的县志，里面都有所记载。有个故事，东家嗜酒，常令伙计到前村酒坊买酒，伙计见东家醉酒骂人，恨其酒后无德，每次买酒八两，再灌二两河水提回家去。他见东家直夸酒好，下次他买七两酒，灌三两河水。见东家还是夸酒好，伙计暗自偷笑。有一天，东家犯酒瘾亲自去酒坊喝酒，感觉不如伙计买的酒好，便骂酒坊欺人。后叫伙计买酒，酒香扑鼻，味道自然不一般。东家感觉蹊跷，伙计前去买酒，他在后面偷偷



赵传龙 摄影

跟着,识破其中的猫腻,心中暗暗吃惊。他到家拿了三个酒壶亲自到酒坊买酒,一壶灌九两,一壶灌八两,一壶灌七两,路过河边,灌上河水,一壶一壶的品尝,始知河水的奇妙。他随即变卖田产,置办酒坊,不用说,他的酒成了当地的名品。

也许会有人质疑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但是这个故事与一个大型的酒厂有关,他们生产的酒早已进入全国名酒的行列。

现在,在乡村再也看不到老酒坊的身影,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在公私合营中,一些小的酒坊被大的酒坊兼并,它们从乡村迁到集镇,继而合并到县城的酒厂。尽管有的酒厂仍沿用老酒坊的名称,但今非昔比,现在的酒厂宽敞气派,车间林立,制作工艺先进,老的酒坊像秋后的落叶,已迷失在历史的风尘中。

染坊

读《诗经·邺风·绿衣》：“绿兮衣兮，绿衣黄里……绿兮衣兮，绿衣黄裳。”令人惊讶地发现，在几千年前，我们先人的服饰竟如此丰富多彩，红、绿、黄色已在他们的衣物中流行，由此可见当时印染工艺的发达。

在查阅资料的过程中可以得知，先人们在3000多年前就已发现染色的原料，并逐渐把它应用在自己的服饰上。当然，在那样的年代，这些原料只能是天然的，一是来自植物，二是来自矿物。即便如此，这也是世界印染史上最辉煌最需浓墨重彩的一笔。

先民们发明的靛蓝发酵法，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到了秦汉，染蓝工艺已相当成熟。人们把蓝靛草叶子放到夯实的土坑中浸泡，经过长时间复杂的搅拌、过滤等几多工序，最后变成深蓝的溶液，就成了染布的染料。

据《墨子·所染》记载：“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墨子的感慨，是看到民间的染工把白布帛放到不同染色的缸中，捞出来的布五彩缤纷，这色彩神奇的变化竟然引起他诸多的联想。

历史上著名的《考工记》为春秋战国时期齐人所著，是我国最早的工艺著作。其中“三人为纁，五人为緝，七人为缁”就是他对印染工艺的记录。“纁”是浅红色，“緝”是紫红色，“缁”是黑色。诸多文字的记载，说明当时的民间印染已积累了相当丰富的经验。这种积聚先民智慧的印染方法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完善并延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

旧时，民间印染有专门从事染布的作坊，称为“染坊”。染坊内设有染锅、染缸、捶布石、机挂布架，主要染制土蓝布和棉线。技术工人就是染匠，俗称“把式”。

民间的染坊大多从事靛染，就是用植物漂染白布。靛，意指深蓝色，是由蓝和紫混合而成。靛染，需先提取染料蓝靛，它是旧时民间染布的主要原料。

蓝靛，俗称“大叶青”，学名“马蓝”，也叫蓝靛草。每年清明前后，以扦插茎杆栽培。农谚有“砍了高粱打靛”，蓝靛草经过一个夏天的生长，秋天亦成熟，人们就可以收割了，从靠近根部的地方割下，将茎秆捆扎好，留着第二年扦插。人们收割蓝靛草后，将茎和叶放入作坊的缸中浸泡七日，待浸出蓝汁后，加入少量石灰，经反复搅拌静待凝结沉淀。最后，撇去浮沫晒干，称为“靛青”。

染布的程序并不复杂。首先把收来的白布浸湿，放进配好颜料的大锅中煮上半个小时，先前的白布变成了黑布或蓝布。接着把布捞出来进行晾晒，染坊的院子都立着高高的架子，甚至支在平房顶上，半空中飘来荡去的一条一条的黑蓝布已确切无疑地告诉人们，这里就是染坊。为了使晾干的布平整，还要用七八百斤重的元宝石，在有凹槽的青石板上对布进行碾压。为了让染出的布不褪色，有的染坊要在染料中加入其它原料，加什么，比例是多少，外人不得知，就是在染坊中也只有少数师傅知道，为了保持染坊的竞争优势，他们只能如此。

在二十世纪三四年代，市场极为流行的是蓝印花布，这种布虽只有蓝白二色，但色彩深沉明快，图案朴实典雅，具有浓厚的乡土气息。人们做衣服、包袱、床单、被子的布料几乎都是它。染蓝印花布的工序比较复杂：染布师傅把黄豆面、石灰掺合在一起，加水搅拌成稀浆糊，然后把白布铺在一张大案子上，布上面是镂空雕刻成各种图案的木板，把搅拌好的石灰杂面浆糊抹在木板上，这样一版一版底往下抹，直到完成一个完整的被褥面料为止，染坊的人称之为“拷花”。杂面浆糊一旦晾干，由于石灰的原因，浆糊就会牢牢地粘在布上变成硬硬的面嘎巴。此时把布放进装有蓝色染料水的大缸中（必须是凉水），浸泡一夜，第二天捞出来，晾干，然后拿刮布刀把杂面嘎巴刮掉：蓝蓝的底，白白的花，形态各异的图案显现在布上。那蓝白分明、朴拙幽雅的图纹散发着东方文化魅人的芳香。

旧时，染坊较多，竞争自然会在他们之间产生，染坊为掌握商业信息以便控制市场价格，借用江湖暗语用于商业活动中，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专用的隐语，俗称切口，也叫行话。如，称管染工的主管师傅为“管缸”，染匠为“匠头”，染料为“膏子”，赭色为“黄泥”，浅蓝为“鱼肚”，靛青为“墨菊”，藤黄为“蛇屎”，绿色为“翠石”，白色为“月白”，墨色为“蓝元”，色浅为“亮”，色深为“暗”，凉布为“见光”，染坊的扫帚为“净子”，石灰为“白粉”，晾布的木架子为“天架”，碾布石为“元宝石”，棉布为“硬披”，绸布为“软披”，成批的布料为“匹头”等。

为了便于接货和交货，每个染坊都有两间或三间门面，里面横一个用硬木做

